

我与晚报的故事

识别重庆邮政二维码订阅晚报



开栏语

重庆晚报已创刊38年，一直陪伴着我们每个人和这座城市一起成长。今天副刊开设“我与晚报的故事”栏目，特征集你与晚报精彩而难忘的点滴往事，与大家来共同分享吧！

晚报给了我温馨的力量



梅万林

1997年重庆直辖时，我在原万县市五桥区委宣传部从事新闻工作。对于老重庆，我是有一点印象的，但也只是局限在牛角沱、小龙坎、双碑、菜园坝等有限的几个地名，坐过几次电车和车顶上背着一个大气包的公交车，这里与我的家乡和单位还隔着200多公里的路程呢。

那时，工作之余，我的时间全花在了为全国各地报刊副刊写稿上，《重庆晚报》自然也在其中。我虽然不认识任何一位编辑，可仅在1996年的下半年，《重庆晚报》就先后刊发了我以陵江舟、蓬舟子、梅雨等笔名撰写的反映三峡地区风土人情的一系列文章，比如《三峡拜干亲》《三峡闹房》《三峡女婿拜新年》等等，12月14日和15日还分上下篇连续刊发了《三峡闹房》。这时候，我当然不会认为并不是因为我的文章写得

有多么好，而是晚报的编辑老师对于库区一位业余作者的热爱表达。但在心底里，我还是暖暖地觉得我与重庆是有缘分的。那么，直辖后的新重庆又到底会是什么样子呢？

1996年8月29日，原万县市五桥区发生了一件影响甚广的事情，时任普子乡党委书记的谢茂林不幸因公殉职。谢茂林是一位城市下乡知青，多次毅然放弃返城的机会，几十年如一日地辛勤工作，把自己年仅49岁的生命献给了边远落后的七曜山区。事情发生后，我被派往现场采访，很快写成了一篇通讯特稿。令我意想不到的是，《重庆晚报》在征文栏目中迅速以整版篇幅刊发了《七曜山的儿子》这篇稿件。后来，时任的责任编辑老师还专门通知我去重庆领奖。不仅发了稿酬、奖金，还报销了我的往返

路费，高标准发放了生活补贴。当时，我心里的那个敞亮劲别提有多高兴了。

然而，更振奋的事情还在后头。文章见报后，谢茂林的感人事迹在干部群众中引起了广泛共鸣，不仅谢茂林事迹报告团走进了重庆大礼堂，《新闻联播》播发了新闻，有关部门还组织拍摄了电视剧《永恒的生命》。

在这期间，《重庆晚报》又特地派出了采访组，进行连续追踪报道。在陪同记者们翻山越岭深入七曜山区采访的路上，我突然有一种特别强烈的感觉，原来我要感知和寻找的直辖市的模样不就在我的身边吗？那一刻，《重庆晚报》在我心里瞬间充满了温馨的力量，是《重庆晚报》让我与直辖市有了第一次的亲密接触！在直辖后的1997年8月4日的全市组织工作

会议上，重庆市委追授谢茂林为优秀乡党委书记荣誉称号。

以后，由于我的工作岗位发生了变化，有接近12年的时间没有为副刊写作了，当然也没有给晚报发送过稿件，以前熟悉的编辑也早已调换了岗位，我以为晚报早已把我忘得一干二净了。不料，当我几年前又回到这个战壕，重新给晚报发去诗歌《库区，一枚红橘的幸福》，却很快又见报了。新的晚报人，让我再次体会到了家的温暖。

现在，尽管我早已经成为直辖市的一员了，在努力建设新重庆的新征程中发出自己的光和热。但是，在回望路途时，我对晚报，依然情有独钟。此时此刻，我的千言万语凝结为一句话：谢谢晚报！（作者单位：万州区文旅委）

序/跋/选

林琳：诗人的心，画家的眼睛

——序《岁月留声》

林琳是一位做事认真且细致的人。她精益求精地编选这本《岁月留声》，而且自己把诗集翻译成英语和日语，这样，《岁月留声》就成了一本三语诗集。中英双语诗集比较多见，多语种呈现的诗集的确不多。她请到了香港著名画家沈平配图配画，同时，她给我来信，希望我能



吕进

为诗集写序，“晚辈非常期望得到您的支持与鼓励”。收到信的时候，我在美国。我不习惯在ipad上写作，所以，我说可能得回国以后才能动笔。林琳说，不要紧，诗集先排好，留下篇幅，等序。所以，我一回到重庆，立即排开在出国的三个月中堆积起来的各种事情，把这部诗集的序作为“最急的事”，进入状态。

百年来，香港新诗的文脉一直没有中断过。尤其是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后期，一大批南来诗人，如臧克家、戴望舒、沙鸥、陈敬容、黄宁婴等，在这里播下了诗的种子，影响深远。

1996年，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我主编的《新诗三百首》，香港的诗我选了四首：犁青、蓝海文各一首，1915年出生的何达选了两首：《我们开会》和《快乐的思想》。1999年我与毛翰主编的三卷集的《新中国50年诗选》（重庆出版社），我们在第三卷里专门设置了《香港分篇》，收有傅天虹等十六位诗人。

我和老一辈香港诗人交往多，友情深厚。张诗剑和傅天虹是我的老朋友，那些年，香港只要有重大诗歌活动，他们必定会想起我。蔡丽双虽然算年轻一辈，但我们保持着紧密的联系，她总是时时关心着我，使我感动。比我年长的王一桃，为人诚恳，有一次在北京开会，他曾悄悄提醒我，收到前辈诗人寄的作品，无论多忙，一定要记住回信，否则就会失礼，有前辈已经对你有意见了，我这才意识到自己的粗疏。王一桃写过一首《吕进》，把“吕”和“进”各写了一个诗节：

多形象啊，你的姓就像一把天平
将是非轻重一一加以衡量
历史正大的法官，光明的裁判
在你面前，诗一律平等亮相

你的名意味着生命，青春与活力
就像鱼在跃，虫在追，鸟在翔
你是欢腾的律吕，让诗闻声而进
你是解冻的河流，让歌迎春而唱

我最怀念的是已经去世的犁青。中国每次举行作代会，犁青总是少数几位海外的特邀代表。比之当代中国诗人，他是诗人，又是实业家。犁青的诗具有国际视野，世界的许多诗事活动，犁青常常是中国的代表。所以我在香港大学举办的“犁青新书发布会”上说

他“是中国诗歌的微笑大使”。在一次世界诗人大会的中途休息时间，犁青找到我，说，彼得洛夫也到会了，愿不愿意和他交谈一下。我知道彼得洛夫是塞尔维亚诗人，现在是美国匹兹堡大学教授，犁青的外国研究者之一。彼得洛夫过来和我握手，互道问候后，我们就用俄语开始热情交谈起来了。不懂俄语的犁青，站在旁边，高兴得不行了。

我和他的最后一次相见在2011年元旦，我出差去香港，住在浅水湾。他得知后，就和夫人卡桑来看我。犁青抱怨说，《香港文学史》还没有写完，就摔了一跤，这下子工作受到影响。我说，慢慢来，“欲速则不达”嘛。谁知不久后他就和我永别了。

香港新诗的路还在铺展，这不，林琳又走来了。林琳是诗人，又是画家，还是能干的香港各种文化艺术活动的策展人，获评2021年度香港杰出人物。此前她还出版有自译的中英双语《林琳短诗选》。诗集《岁月留声》，分“春之篇”“夏之篇”“秋之篇”和“冬之篇”，共收入诗歌58首。

林琳是诗人，以她的女性的诗心去感悟世界。在她的诗里，你会强烈地感到向上、向善、向纯净的冲动。在“夏之篇”中，她有一首《致敬杂交水稻之父——袁隆平》。袁隆平毕业于我所在的西南大学，是我们学校的杰出校友。在校园里，立有袁隆平的塑像，每到忌日，塑像前总是有许许多多师生师妹们敬献的花篮。林琳写道：

他说，我自己只会种地
让每一粒种子都有美好的前程
他用一粒种子改变了世界的温饱
一粒粒种子从泥土里向他致敬
林琳是画家，以她的艺术的眼睛去欣赏世界。在她的诗里，你会强烈地感到对美、对魅、对多彩的冲动。她的诗画面感强，色彩感强，给人舒适，给人心旷神怡。她有一首《夏至》——

天空升高
太阳升高，跳动
激情锋芒毕露
将炙热沉入浑厚的土地
“升高”的感觉真好，“沉入”的感觉真好，“升高”和“沉入”的融合，诗就出来了。林琳让我欣喜，也看到香港新诗前程似锦。当然，诗是最高艺术，在诗艺的道路上，林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，我祝福她。

（本文有删节）
（作者系重庆市文联荣誉主席、西南大学教授）

小/小/说

陌生人的暖意

李芳洲

华灯初上的傍晚，我去奔赴一场久违的约会。

我即将见到的这个人，不，这位朋友，我其实并不认识他。我们通过好多次电话，却从未见过面。他是一家报社的门卫，姓刘，名字不详，但我郑重地把他称为我的朋友。

我原先在那家报社工作过，离职后仍有一些邮件寄到那里，因为不重要，便没有理会。某天一位自称老刘的人给我打电话，说他是新来的门卫，帮我收藏了一些重要信件，让我有空去拿。我敷衍了一下，便抛到脑后，哪有什么重要，不过是些无用的小广告、印刷品罢了。

没想到我俩就此结缘，每过些天，老刘就会给我打电话，说“又收到了你很多重要信件，有空来拿。”我让他自行处理，他说那不敢，都是重要的东西，我也不再理他。

几年时间过去了，老刘每隔三两个月就会给我打电话，让我去拿重要信件，我总是说等我有时间吧。

有一天，老刘又打电话来了，他说看了我的一篇小说，写得很好，但是他看不懂，一个人怎么能变成一条狗呢？这事他怎么都想不明白。

对于老刘的愚钝，我觉得有必要帮他提升一下文学素养。我说人不但能变成一条狗，有个叫卡夫卡的作家还让人变成了一只甲壳虫呢。

老刘大为震撼，于是我给他讲了卡夫卡的《变形记》。故事很简单，主人公格里高尔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大甲虫，他和家人都陷入巨大的恐慌之中，因为他是家里顶梁柱，为家人提供了很好的生活，家人在他的庇护下，过着相对优越的生活。当家人明白他再也不能变成人，再也不能给他们提供生活保障，家人对他的态度都改变了。家人把他看成累赘，极为厌恶。格里高尔深感无奈和羞耻，他努力挣扎梦想重新变回人，并担起家庭重任，然而他“异化”得愈发严重，最后他彻底绝望，在家人的嫌弃中选择绝食死去。而家人似乎等这一刻已很久，他们愉快地出去玩，并规划着美好的未来。

我跟老刘说，卡夫卡写一只虫子变成了人，

足够离奇和荒诞。在今天，我们看惯了特效、科幻、穿越类的艺术作品，这情节并不觉得稀罕。但是那只甲壳虫的意义，在现代社会却变得愈发重大，且无法超越。因为它是一面魔镜，照出每个现代人的影子，映射出每个现代人的生存困境。

过了些天，老刘给我来电话，他说他查了资料，据说那个叫老卡的作家，跟他亲爹的关系特别差，是真的吗？我告诉老刘千真万确，卡夫卡的创作源泉，恰恰来自于他与家人之间的精神隔绝。卡夫卡的父亲强壮蛮横，粗暴无礼。卡夫卡非常害怕父亲，他曾经说过自己创作的所有灵感，都来自于父亲给他的震慑。对了，他曾给父亲写过一封将近一百页的信，吐露心声，却始终没敢给他。

老刘突然来了兴致，他说：“我就说你那些信很重要吧，没准里边就有类似这样的信呢。假如他爹看到了那封信，他们爷俩可能就和好了。”

我觉得我正在对牛弹琴，我沉浸在精神的高度，老刘却扎根在泥泞的生活里。我说老刘啊，我越是喜欢变形记，越是感觉到痛苦和孤独，感觉到自己的卑微和渺小，就算我们从这个世界离开或者消失，都根本没有人在意呀。

老刘沉默了一会，终于开口，他说：“你喜欢老卡的那只虫子，我也不反对，但是不能否认这个世界的美好，也不能否认人与人之间的善意和真诚。我以前和你一样，因为年轻，总是过于看重自己的情绪，遇到一点小小的挫折就无限放大。其实如果你的心大了，你遇到的事就小了，如果你的心小了，那你遇到的事就大了。”

老刘说：“我就觉得你很重要，你的这些信件也很重要，我都替你收藏着，有几百封了，你来拿走吧。再过两个月，我就退休了。”

于是，我决定去见老刘，一个从未谋面的朋友。也许我们还可以谈谈老卡的那只虫子，或者一起拆我的那些信，就像拆盲盒，没准能拆出一段惊喜，或者一段惊吓……

（作者简介：李芳洲，男，1997年出生，现居重庆。）

诗/绪/纷/飞

跨江遐思

曾绍仑

我乘轨道交通
搭上风儿过桥
恰似穿越时空
身体展开金属翅膀
在列车的呼啸中

过往瞬间被遗忘
片片光影浮现眼前
我仿佛触摸到
时间开启的天窗

我已感觉到了
在一个异度空间
有几只紫色蝴蝶
在蓝光中翩然飞翔

（作者系南岸区作协副主席）